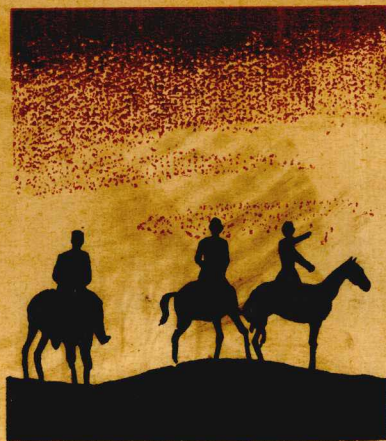


戰地生活叢刊

游擊中間



劉白羽著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戰地生活叢刊

游擊中間

本書有著作權不許翻印

中華民國廿七年四月五日粵初版

發行額：五千冊

著 作 人 劉 白 羽

發 行 人 張 靜 廬

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

總店：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

廣州漢民北路二二三九號

梧州大中路 長沙東長街

支店：宜昌二馬路 武昌察院坡

重慶武庫街 成都祠堂街

西安南院門 昆明四華街

★每冊實價二角★

本叢刊中各書，均係作者原著，其版權已歸本公司所有。
如有胡亂割裂或抄襲翻印，一經發現，即當依法追究，決
不姑容。特此先行警告。

上海雜誌有限公司謹啓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一日

戰地生活
叢刊之三
游擊中間

目次：

八個壯士.....	一
槍槍.....	一五
襲擊.....	二七
一個俘虜來的東北人.....	四一
在×村.....	五二
後記.....	八三

八個壯士

一 由旁人嘴里聽到

在這一間窖洞樣的圓頂房子里，光線是那麽陰慘，黯淡——這是上午，房子的一角，卻爲了需要，點着臘燭。光不定的搖着，照着止中間一隻方桌，和牠四面圍着的我們這般人。脚烘着桌底下的灰盆，感到非常的舒適。我們都在傾聽……

「就是這里——老爺廟，瞧！」

說這話的，是一一五師師部作戰科科长汪君。他很細心的指着那一幅用紅藍鉛筆畫就的「平型關作戰圖」的每一點，告訴我們。

他，今天是約好了來談平型關，廣陽兩次戰爭的。在這西戰線，汾河邊沿，這樣一個村落里。我的眼睛盯着那紅藍鉛筆交叉的標記，心中太興奮了。好像在開戰以前，一個戰鬥

員在聽着指揮員的申敘和指示一樣。

他，不斷的談着，嘴角上帶着那年青而誠實的笑紋。那麼熟練的指出關溝，老爺廟，以及某一個山的標高，某一條夾溝的縱深，最後，他這樣輕輕而愉快的對我們喊了！

「……老爺廟，瞧！」

然後，他仔細的把按在圖上的一個手指，又順着那一條線向與平型關遙遙相反的那面挪移去……停在一個黑點旁邊。

「這就是小寨！」

彷彿就要講到最精彩的一段了。他喝了一口微溫的茶水，潤潤喉嚨。

「由涑源到靈邱，要走兩天路，只要一接觸，涑源敵軍一定會來增援的——我們所以先在靈邱，廣靈，涑源附近，配備有游擊隊。這些游擊隊散布在汽車路上面。他們坦負的任務就是阻止敵人在二十六日午前，不能到達目的地，增援。那麼，我們就可以從容的將圍在東跑池，蔡家峪的敵兵先行殲滅。」

這是多麼精密的配備。在這一點上，我們是優于那驕縱的板垣師團了。

「果然！廿五那天，在腰站（涑源、靈邱之間）那裏，他們先與敵人遭遇了。敵人約兩聯隊，還有汽車一百四五十輛，一條長蛇一樣，順着幾丈深的夾溝前進，我們先由兩邊山上往下射擊……敵人跳下車來對抗，約費了七八個鐘頭，快天黑，我游擊隊退了一步——大概五里，埋伏起來。」

「當夜，敵人留下大部車輛。另以一部分步兵，繞北面很小的小路，連夜進到靈邱。廿六日，遂以兩聯隊兵力的騎兵續汽車。由靈邱向平型關方面沿路增援——事先我們本來配備一團兵力在小寨背後山上警戒，同時還預備切斷敵增援部隊。這就是六八六團。他們先以三營九連一連伸出東河南鎮游擊，目的在偵察敵兵。就這樣猝然的遭遇了。結果，一個衝鋒，我們第九連的同志們一個個英勇戰鬥，殲滅敵人在那夾溝里，變成混戰……結果，我們只剩下八個人。他們忍餓，耐冷，一直支持到當天晚晌……」

這是多麼真實，活躍躍的悲壯情節啊！在這時，我停着正在速記的一隻手，興奮的抬

起頭，把炙燒的兩顆眼睛，盯着汪君那一雙發亮的眼睛。腦子里，卻急急憧憬着八個陌生的圓臉，我把他們幻想作典型的民族英雄——有粗重的大手，堅強沉毅的眉毛眼睛……我突然朝着汪君問：

「八個同志呢？有機會見到嗎？」

「有！——在××村。你們不就要動身到那里去嗎？就是那里！」

從那時起，我一想到不久和他們的晤面，就非常欣快——我希望看見知名的民族英雄，我更熱烈的盼望看見不知名的民族英雄，我願意和這八個戰鬥單位的兵士親密的握手，致無上的敬意。一點鐘之後，我們一行人，亂紛紛開始離開了這個村庄。只剩下陰闇的屋角的一隻臘燭，含着笑，望着剛才還圍滿人的木桌子。我們沿着汾河的一面前進。

二 親切的會晤

我同一個戲劇的突擊隊到達××村，休息一夜，第二天早上就忙着演戲了。

××村堡壘外，經過一段坎坷的黃土路，就到了一片廣場。當我第一步踏上牠的邊沿，就望見黑壓壓的一行人，滿滿的坐在地上。——這就是英勇的，在平型關下吐出燦爛的光芒的六八六團全部。這一團，也就是朱德將軍從前率領崛起，最早的紅軍的一部分。兩年前，二萬五千里長征之間，這一部分和今天改編後的六八五團，同樣在林彪的指揮之下，做過多少次生死線上的主力掙扎。在今天，在這國防前線的一塊土地上，能和這偉大的鐵軍會晤，心中感到的只是欣快與奮。

這麼多人，朝着一座木板搭的台子。站在上頭往下一看，很容易使你想到——這群的力量，就可以証明我們民族不會從此淪亡不起。就憑這群的力量，打掉敵人沿同蒲路南下，一刀切斷風陵渡的夢想。就憑這群的力量，在太原失守後喊出：「誰走到黃河南岸，西岸，就是幫助了敵人。」而穩着這進可以控制華北的立腳點，變化了西戰線上當時一掃而光的局面。在今天——他們是起着多麼大的作用啊！

誰的聲音，打斷我匆遽的遐想。

「叫他們到這裡來！」

這是六八六團，×政治委員，在那里朝誰指着說。

天，是晴朗的。雖說是在這山西高原上，但是，沒一點風，也就沒有一點塵土。朝遠處看，除了點綴在黃色的田野間的村落外，便是灰色的樹林，欣浴着陽光，彷彿覺得春已經不遠了。身後，幾匹日本馬，舒散的立着脚，在嚙地下的枯草。在春天真的來到了的時候，壯士們也盼望能看看雁門娘子的柳色去吧！

「這就是在小寨苦戰的八個同志！」

×政治委員給我們介紹着。我轉過身來，第一眼，我看見了這八個壯士——現在談得出的只是由衷心而發的敬意了。緘默的看着他們：這是一排八個人，站在一塊——形成一個鐵的環子一樣。我相信，在小寨的深溝里，他們是怎樣的生死相依。也許沒有想到在兩三個月後的幾天，還能和遠方來訪的朋友們會面吧！

「我們坐下談談好吧？」

在背後，人羣的海里，正由戲劇突擊隊的幾個朋友進行着教大家唱：游擊隊歌。我們卻圍攏了一圈，坐在黃土地下緩緩談起來。太陽照着我們，暖洋洋的。

這八個壯士中間，年紀最大的一個，已經四十歲，最年青的是二十二歲。其中有兩個是四川人，兩個是甘肅人，三個是河南人，還有一個現在是這八個人中間的班長；他是失去七年了的祖國土地奉天的人。

班長是瘦瘦的，有一張發黃的窄臉的。他第一句就說：

「我們這次感到最好的，是老百姓幫我們的忙——最初，我們開到老爺廟，老百姓都走光了。雞，狗子，也沒有。一天天的戰鬥過來，殲滅了敵人後，只剩下我們八個，挨着餓。晚間，就有老百姓由山上下來，給我們送吃的，招傷兵……這就是說：非發動民衆不可！老百姓會幫我們……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望望同伴。他嘴雖是很笨，說得不大犀利。但是，由那遲鈍之中，更流露出那種真實感。這戰場上的經驗，凡是上過火線的朋友都深切感到——民衆會幫助我

們！簡單的話里卻包含着一個深深的問題呢！

坐在我對面的，是年紀最大的四十歲的人。在他那扁扁的臉上，眼睛笑得打了皺。不大插嘴。右面幾個，大部份都抱着槍，兩手摟着膝蓋，靜靜的。當誰發言時，他們就盯着誰，彷彿他們在檢查這些話，是不是和當時在小寨的情形相同——他們像戰勝的將士，檢看着那光榮的，舊日的傷疤。我相信：那一段生死線上的記憶，在他們頭腦間，將永是金子一樣放着光。同樣的，在八個不同的臉上，我卻找出相同的誠樸，可愛。看着那一付付強健的身子，你簡直不會想像到上面曾經塗過血。我問：

「八個同志——有受傷的吧？」

「有！有幾個剛才治好，這算不了什麼的！」

說這話的人，非常爽直，聲音也很宏亮。他是坐在最左面的一個。槍，在他懷里，顯得很短。他坐在那里，也還比旁人高出一頭來。臉，胖胖的，露着健康的紅色。肩膀挺結實，挺雄壯——他就是年紀最輕，僅僅二十二歲的河南人，名子叫侯安武。我請他談談小寨那天的

情形。他立刻就一邊擦着兩隻肥大的手掌，很零碎的說起來：

「我們第九連在老爺廟那面，本來担任警戒。那是——哦！前一天，我們到白崖台，雨下得老大，挺滑脚。這已經是第二天，我們担任警戒……走到小寨，爬着山，就聽見汽車响，一爬過山崗，嚇！就瞧得見一大串汽車順着夾溝，往這邊來了，我們就由山上往下扔手榴彈，嚇……你瞧！夾溝那麼窄，汽車又多，回不過頭來，嚇，嚇……」

大家都跟着他快樂的笑起來。

「我們把前兩輛一破毀，就都擠在一堆了。日本鬼子就跳下來放槍，也給殲滅了。」他楞楞的想了想，接上說：「那天，我們每人帶了三四顆彈，打了一陣汽車，後來，又逢上了敵人兩聯隊騎兵，——我們已經缺乏手榴彈了，連長就發下命令——衝鋒！……」

「一衝上去，日本鬼子就跳下馬……馬一挨了刺刀，就喊着，蹦着，一氣踩死了不少人，這一來，兩邊就混亂在那一米達五六的深溝里了。」

他像陷于沉思，緩緩動着嘴唇，望着天。這時，我也已經聽得怔怔的了，——好像就要

這樣沉寂下去。突然，侯安武宏亮的聲音又响起來：

「結果，我們躲在隱蔽地點射擊着，子彈少，要謹慎用，天又冷，肚子又飢，餓得直咕——咕咕。望望兩邊，山是那麼高——八個人已經有受了傷的，流着血，一直挨到黃昏，我們的人才趕到。可是……你知道！我們剩八個，他們兩聯隊三四百，哼！只剩下三個，嗚，嗚……可是，日本鬼也兇呢！他們就是傷了，倒下去，手里還是攢着把刀，等你從旁邊一過，他就是狠狠一下！」

關於日本兵這「堅決」情形，曾經聽到好多次了。其實，這只是日本法西斯一手蔽天的宣傳的結果。他們說：「八路軍是殘暴殺人的，掘眼睛，割鼻子，」所以日本兵士雖然也是無產階級的窮朋友，但是因為迷信着那些鬼話，反到和他們真正的，國際間的朋友作了仇敵。他們死也不肯繳槍。平型關之役，就在一個山溝里，活生生殺死四五百。不過，這並不是日本人堅決勇敢，實際是畏懼死，尤其是所謂：割鼻，掘眼。後來，八路軍就叫戰鬥員們都學會了幾句日語口號，譬如：「繳槍——不殺你們呀！」果然，在廣陽的時候，就收到了

效果在今天——優待俘虜，感化俘虜，實在是前線上一部份重要工作呢！

侯安武很興奮，又說到日本軍隊的笨。

「他們笨極哪！穿着皮鞋，一身的東西，跑也跑不動……在平型關，他一看我們佔在這邊山頭上，他們在溝里很不利，就想搶着佔領那邊的山頭，好對抗。可是等他們爬到山半腰，嚇！這邊一個命令——搶那個山頭，等我們由這邊衝下去，由兩翼搶上那個山頭，他們還鴨子一樣在爬呢！哈——哈……」

在這時，本來想還同他們談談各人的生活，歷史，可是背後有人吵嚷着找我們，說要演戲了。只好從地下爬起來，撲撲褲子上的塵土，揚揚手，和這太陽光下的八個壯士作了別。

我記得清清楚楚：八個人除侯安武外，是宋永恆，宋金標，梁輝英，李思成，韓作福，羅成本，呂文發。跟着堅決的抗戰的心，這八個名字，該永遠的留在人們的腦子里，人們更應該認清了這一條艱苦的道路，把自己的脚步趕上他們的脚步。

三 再度上前線

西線風雲，在兩個月沉寂之後，又有突破的趨勢了。在那一條弧形線上，一星火是可以燎原的。雖然這一把火沿着雁門，娘子，平型，白關，直燒過太原，榆次。但是，不要緊。覺醒了的整個山西的民衆，不久，是會像吹着火的秋風一樣旺盛起來的。就在這時，我們英勇的部隊，再度開上前線去了。

一月十五日，午後，和六八六團分了手。六八六團的一個同志，曾經說：「戰鬥員們的情緒很好，本來今天集合，明天就出發了。在臨出發前，能看到這樣動人的戲，真是比下十道命令鼓勵他們的情緒，還有效呢！」

「九連的八個同志，再度上前線了！」

我望着周圍的朋友，十分深沉的這樣說了一句。

「啊！——剛才，他們幫忙演戲，做中國兵。最後，衝鋒，捉日本兵一場，那硬梆梆的大手，

捉着我的兩臂，抓的是那麼緊緊的。——我擔心他真的把我當做日本鬼呢！」

一個演戲時化裝日本兵的朋友，這樣幽默，有趣的對大家報告。立刻惹得大家笑了一陣。然而，由這一點，我連系的想到那八顆熱撲撲的，堅決的心。他們也許早就想再到前線上去，緊緊的抓着鬼子了吧！

現在，這一天又來了。

徒步十幾里，我們到了××村。這兒是六八五團的駐在地。夜間，住在溫暖的窯洞子裏面。第二天一睜眼，天上卻落着雪。就在那清冷的早晨，寒風刺骨的雪地里，從××村來的六八六團，靜悄悄的那麼長的一個行列，經××村一條中心的道路，開往遼遠的不可知的地方去了。

望着那活的人羣，想到摻在行列中的八個壯士，朝着北方遼闊的原野，我想高聲喊出口號：

「中華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辱的！」